

I247.5
4520

《蓝血人》续集

回归悲剧

卫斯理 著 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

《蓝血人》续集

回归悲剧

卫斯理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归悲剧:《蓝血人》续集/卫斯理著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8.9

(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珍藏版, 第一辑)

ISBN 978-7-80678-875-2

I. ①回… II. 卫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95927号

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
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, 未经许可, 不得翻印

图字: 09-2008-040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珍藏版)

回归悲剧:《蓝血人》续集

卫斯理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袁银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7 插页 3 字数 91,000

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78-875-2/I · 165

定价: 19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021-65560609

· · · · 几句话

写了四十多年小说，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：早、中、晚。此次出版的一批，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。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，所以风评不一。本人并无偏爱，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，颇有好评，大抵是由于在早、中期作品之中，主要人物精力充沛，活力无穷，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，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。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，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。

四十余年来，新旧读友不绝，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，不亦快哉！

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

• • • 序言

《蓝血人》分成上下两集，而把下集定名为《回归悲剧》，自然是指方天千方百计回归土星之后的悲剧而言。方天用尽方法回归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的星球已然发生了悲剧。但如果他知道，他会怎样呢？

当然，他一样会选择回去，他是无法在地球上生活下去的，原因十分简单，他不是地球人！

这又不单是方天的悲剧了，几乎是所有生物的悲剧了。鱼离不开水，树懒离不了树，地球人离不了地球，土星人也离不开土星。生物的生活，有着遗传的适应环境的局限，无法突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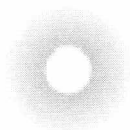
很奇怪的是，在《回归悲剧》中提到了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，而近日在写的卫斯理故事第六十几个，正准备以这个人为题材，而在《回归悲剧》中所述的那一段，不是重新校删增补，是根本忘记了的！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二日

· · · · 目录

· · · · 第十五部	七君子党 · · · · 1
· · · · 第十六部	土星人的来历大明 · · · · 19
· · · · 第十七部	地球人的大危机 · · · · 35
· · · · 第十八部	直闯虎穴 · · · · 57
· · · · 第十九部	生命的同情 · · · · 79
· · · · 第二十部	跳海逃生 · · · · 101
· · · · 第二十一部	“获壳依毒间” ——无形飞魔 · · · · 123
· · · · 第二十二部	火箭基地上的斗争 · · · · 141
· · · · 第二十三部	挚友之死 · · · · 167
· · · · 第二十四部	回归悲剧 · · · · 187



七
君
子
党

第十五部





那警官取出烟盒来，先让我取烟，我顺手取了一支烟，但是在那一霎间，我想起，像我那样过着冒险生活的人，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，都不能接受别人的香烟的。

因为，在香烟中放上麻醉剂的话，吸上一口，便足以令人昏过去了。

所以，我将已经取了起来的香烟，又放回了烟盒，道：“是英国烟么？我喜欢抽美国烟。”刚好，我身上带的是美国烟，所以我才这样说。

那警官十分谅解地向我一笑，自己取了一支。待我取出了烟后，他便取出打火机来。打着了火，凑了上来。我客气了一句，便就着他打火机上的火，深深地吸了几口，在那一瞬间，我只觉得那警官面上的笑容，显得十分古怪。

我的警觉马上提高，推开了他的打火机。

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只觉得一阵头昏！

我已经小心了，然而，还不够小心！

我没有抽他的烟，可是却用了他的打火机。他只要在打火机芯上，放上烈性迷药的话，我一样是会吸进去的。我想撑起身子来，但已经不能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我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在黑暗中，似乎有许多发自打火机的火焰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

总共只不过是一秒钟的时间，只觉得车子猛地向旁转去，我已失去了知觉。

在日本的几天之间，这已是我第三次失去知觉了，这真是我从来也未曾有过的耻辱。当我又渐渐有了知觉之际，我就有

了极其不祥的感觉。我甚至不想睁开眼来，只想继续维持昏迷。

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闭着眼睛，也没有眼前有光线的感觉。

我睁开眼来，只见眼前一片漆黑，我自己则像是坐在一只十分舒适的沙发上。我略微挪动一下身子，眼前陡地大放光明。

我知道，一定是在沙发中有着什么装置，我一动，就有人知道我醒来了。

我打量了一下，那是一间十分舒服的起居室，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。我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好了，还在做戏么？该有人出来了。”

我的话刚一讲完，就有人旋动门柄，走了进来。

我仍坐着不动，向那人望去。

只见进来的是一个中年人，那中年人的衣着，十分贴身而整洁。他并不是日本人，照我的观察，他像是巴尔干半岛的人。

这时，我的心中，倒是高兴多于沮丧了。

我又不自主来到了一个我所不知底细的地方，这自然不是好现象，这有何值得高兴的？

但是，我却知道：这里绝不是“月神会”的势力范围，也不是某国大使馆，那么，这人便极有可能是抢走了那只硬金属箱子的那方面人物了。

我仍是坐着不动，以十分冷静、镇定的眼光望着那中年



人。那中年人也一声不出，直到在我的面前坐了下来，他才向我作了一个礼节上的微笑，道：“先生，我愿意我们都以斯文人的姿态谈上几句。”

我冷笑道：“好，虽然你们将我弄到这里来的方法，十分不斯文。”

那中年人抱歉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们不希望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，也不希望你向人提起到过这里，你的安全绝无问题。”

在那中年人讲话的时候，我心中暗暗地思索着。

那中年人的话，显然不是故作神秘，但是他究竟属于什么势力、什么集团的人物呢？旁的不说，单说那假冒警官的人，便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我只是点了点头，并不说话。

那中年人又笑了笑，道：“要你相信这事实，无疑是十分困难的，但是我却不能不说。”

我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只管说好了。”

那中年人道：“我，和我的朋友们，是不可抗拒的，你不必试图反抗我们，以及想和我们作对，你必须明白这一点。”

我大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是啊，你们是不可抗拒的，所以我才被超级的迷药，弄到这里来了。”

那中年人沉声道：“我并不是在说笑！”

我欠了欠身，道：“我知道不是说笑，国际警方的工作人员被收买、手提机枪、数十人的出动，难道是说笑么？”

那中年人的镇定功夫，当真是我生平所未见。

我突然之间讲出了几句话，等于是说我已经知道了他的来

历。我只不过蒙他一蒙而已，但是却给我蒙中了。

照理说来，那中年人应该震惊才是，但是他却只是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卫先生，你真了不起，你应该是我们中的一员。”

我不禁被他的话逗得笑了起来，巧妙地道：“先生，不要忘记你们是什么人，我一无所知，你何以便能断定我可以成为你们中的一员？”

那中年人摊开了双手，道：“我们几个人，只想以巧妙的方法弄些钱，只此而已。”

我又笑道：“譬如什么巧妙的方法？”

那中年人哈哈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譬如不合理的关税制度，那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，又譬如，有什么人碰到无法解决的困难，只要给我们合适的价钱，我们也可以为他解决困难。”

那中年人的话，猛地触动了我心中埋藏已久的一件事。

我早已听人家说起过，世上有一个十分严密、十分秘密的集团，那集团的核心人物只有七个，他们自称“七君子”（Seven Gentlemen），那七个人的国籍不同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那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他们都曾在地下或在战场上和敌人斗争过。

这七个人的机智、勇敢和他们的教养、学识，都是第一流的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这个集团的行踪飘忽，不可捉摸。但是有一些大走私案、大失窃案，甚至国际上重大的情报买卖，都可以肯定是他们所做的。

那是因为他们每做一件事后，都将事情的详细经过告诉事



主。而他们的对象，大都也是些为富不仁的家伙。

这七个人是公认的神秘而厉害的人物，如今在我面前的那个中年人，无论是体态、言语，都曾受过高度的教育，他自然毫无疑问，是“七君子党”中的一员了。

我想了一想，并不戳穿他的身份。而我的心中，却放心了许多。因为这七个人，倒也是出名的君子，他们若要杀人，那你绝不易躲避，他们若说不杀人，那么你的安全也没有问题。

如今，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疑问，便是：他们将我弄到这里来，是为了什么？

那中年人望着我，房间中十分安静。

好一会，那中年人才道：“你明白了么？”

我微笑着道：“有些明白了。”

那中年人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你一定要问我，为什么将你请到这里来？”

我道：“我没有问，是你在等待我的发问。”

那中年人伸出手来，道：“我们之间，应该消除敌意才是。我叫梅希达。”

我仍然不站起来，只是坐着和他握握手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希腊抗纳粹的地下英雄，你是一个亲王，是不是？”

这“七君子党”七个人的履历，不但掌握在警方的手中，许多报纸也曾报导过，所以我一听他讲出了名字，便知道他是出名的希腊贵族梅希达亲王了。

梅希达道：“想不到我还是个成名人物！”他又坐了下来，道：“我们受了一个人的委托，这个人是肩负着人类一项极其

神圣的任务的，我们必须帮助他，以完成他的理想。”

我立即反问道：“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梅希达道：“有，因为你在不断地麻烦他，而且，做着许多对他不利的事情。我们请你放弃对他的纠缠，别再碰他。”

梅希达的语言，听来仍是十分有教养，十分柔和，但是他的口气，却已十分强硬。

如今，我正在人家的掌握之中，自然谈不上反对梅希达的话，而且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人，我的确想不起我曾经麻烦过一个“负着人类伟大的任务”的人来。

我望着他，道：“你或者有些误会了。”

梅希达道：“并不，你以不十分高明的手段，偷去了他身上的物事，而其中有一些，是有关一个大国的高度机密的！”

我“哦”的一声，叫了出来。

我已经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人了。他说的那人，正是方天！不错，我曾给方天以极度的麻烦。

但，方天也几乎令我死去两次！

我还要找方天，因为佐佐木博士之死，和季子的失踪，他也脱不了干系！

当我和方天最后一次会面分手之际，我曾要方天来找我，却不料方天并不来找我，而不知以什么方法，和出名的“七君子党”取得了联系！

我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想起你的委托人是什么人来了。”梅希达道：“我……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订立一个君子协定呢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能。”



梅希达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对于你，我们早就十分注意了，我们还十分佩服你，但你硬要将自己放在和我们敌对的位置上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无限惋惜地摇了摇头。

我耸了耸肩，道：“如果必须要和你们处在敌对的地位，我也感到十分遗憾，但是我首先要请问一句，你们对你们的委托人，知道多少？”

梅希达的神态，十分激动，道：“他的身份，绝不容怀疑，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，也是某一大国征服土星计划实际上的主持人。”

我追问道：“你们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梅希达道：“这还不够么？这样的人物，来委托我们做事，我们感到十分光荣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，将事情做到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心中猛地一动，立即问道：“那么，抢夺那只硬金属箱子，也是出于他的委托了？”

梅希达道：“是的。”

我道：“他编造了一个什么故事呢？”

梅希达道：“故事，什么意思？”

我道：“例如说，箱子中的是什么，他为什么要取回去。先生，我希望你和我说实话。”

梅希达的脸上，开始露出了怀疑之色，道：“他说那是一台机密仪器，被他所服务的机构中的叛徒偷出去，卖给另一个敌对的国家。”

我好半晌没有说话，脑中只觉得哄哄作响。

纳尔逊先生的推断证实了，方天和那只硬金属箱子，的确是有关联的。

而我自己的推断，也快要证实了：方天既然和“天外来物”有着那样密切的关系，那么他当真是“天外来人”了？

梅希达还在等着我的回答。我呆了好一会：“我要和你们的委托人，作直接的谈判，而且，绝不能有第三者在场！”

梅希达道：“可以，但是我们绝不轻易向人发出请求，发出请求之后，也绝不收回的，希望你明白这一点。”

我只是道：“你快请他来。”

梅希达以十分优雅的步伐，向外走了出去。

我在屋中，紧张地等待着。想着我即将和一个可能是来自其他星球的人会面时，我实在是抑制不住那种奇异的感觉。

大约过了五分钟左右，门被缓缓地推开了来，方天出现了，站在门口。

他的面色，仍然是那种异样的苍白。

我望着他，他也望着我，我们两人，对望了有一分钟之久，他才将门关上，向前慢慢地走了过来，在我的对面坐下。

我们又对望了片刻，还是我先开口，道：“方天，想不到你这样卑鄙。”方天震动了一下，我立即道：“季子在哪里？”

方天苍白的面色，变得更青，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见你？我就是要向你问她的下落！”

我不禁呆了半晌，我一直以为害死佐佐木博士、带走季子的是方天。但如今从他的情形看来，那显然不是他了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嫌疑便转移到了月神会的身上。因为我从博士家中



出来不久，便为月神会的人所伏击了。

我呆了半晌之后，挥了挥手，道：“这个问题，暂时不去讨论它了。”方天像是想反对，但我已经压低了声音：“方天，你是从哪一个星球上来的？”

我从来也未曾想到过，一句话给一个人的震动竟可以达到这一地步！

方天先是猛地一愣，接着，他的面色，竟变成了青蓝色。然而，他像是离了水的鱼儿一样，急促地喘着气，跳了起来，又坐了下去，双睛凸出地望着我，使我感到我如同对着一个将死的人。

而这时，我看到了方天对我的这句话，震惊到这一地步，也知道我所料之事，虽不中亦不远：他当真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！

这样怪诞的事，猜想是一回事，获得了证实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我的心中，也十分震骇，我相信我的面色也不会好看，我们两人谁都不说话。

约莫过了一两分钟，我听得方天发出一阵急促的呼声，他在叫些什么，我也听不懂，只见他突然狠狠地向我扑了过来。

我身子一侧，避了开去，他扑到了我所坐的那张沙发之上，连人带沙发，一起跌倒在地上，我向前跃出了一步，方天并不跃起身来，在地上一个翻身，已经取出了一柄小手枪指着

我。我吃了一惊，连忙道：“方天，别蠢，别……”